

顾生岳工笔画人物画辑

沙孟海题



目 录

捣酥油

维族少女

维族老人

一年容易又秋风

月光

丝路古曲

戏曲人物

草原母亲

维吾尔花帽

黄蔷薇

织网

王维诗意图

封面：文工团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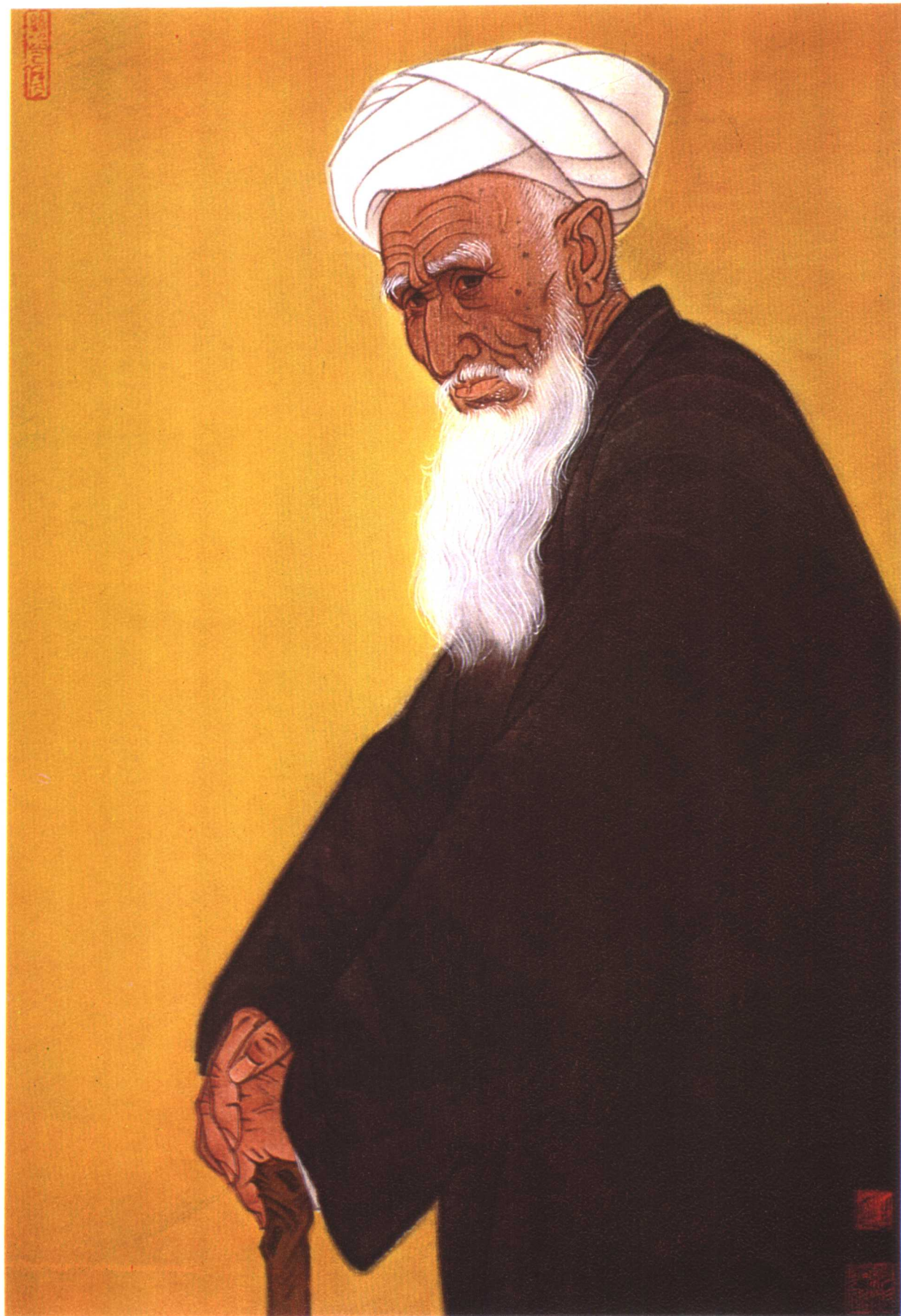
封底：王维诗意图（局部）



捣酥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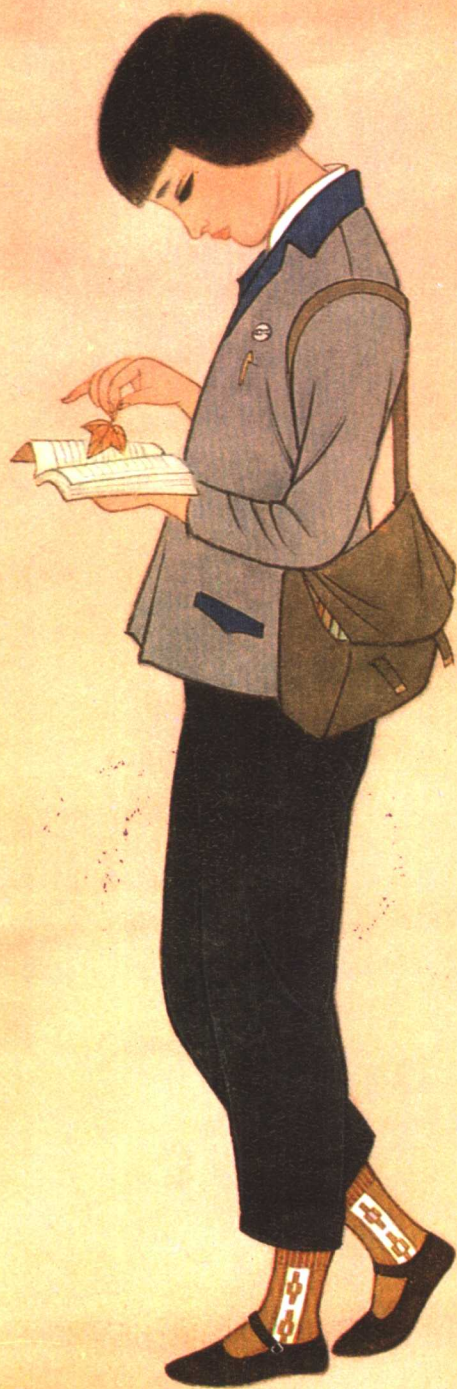


维族少女



维族老人

一年容易又秋风



一年容易又秋风

八一年 岳世





月 光



絲路古曲

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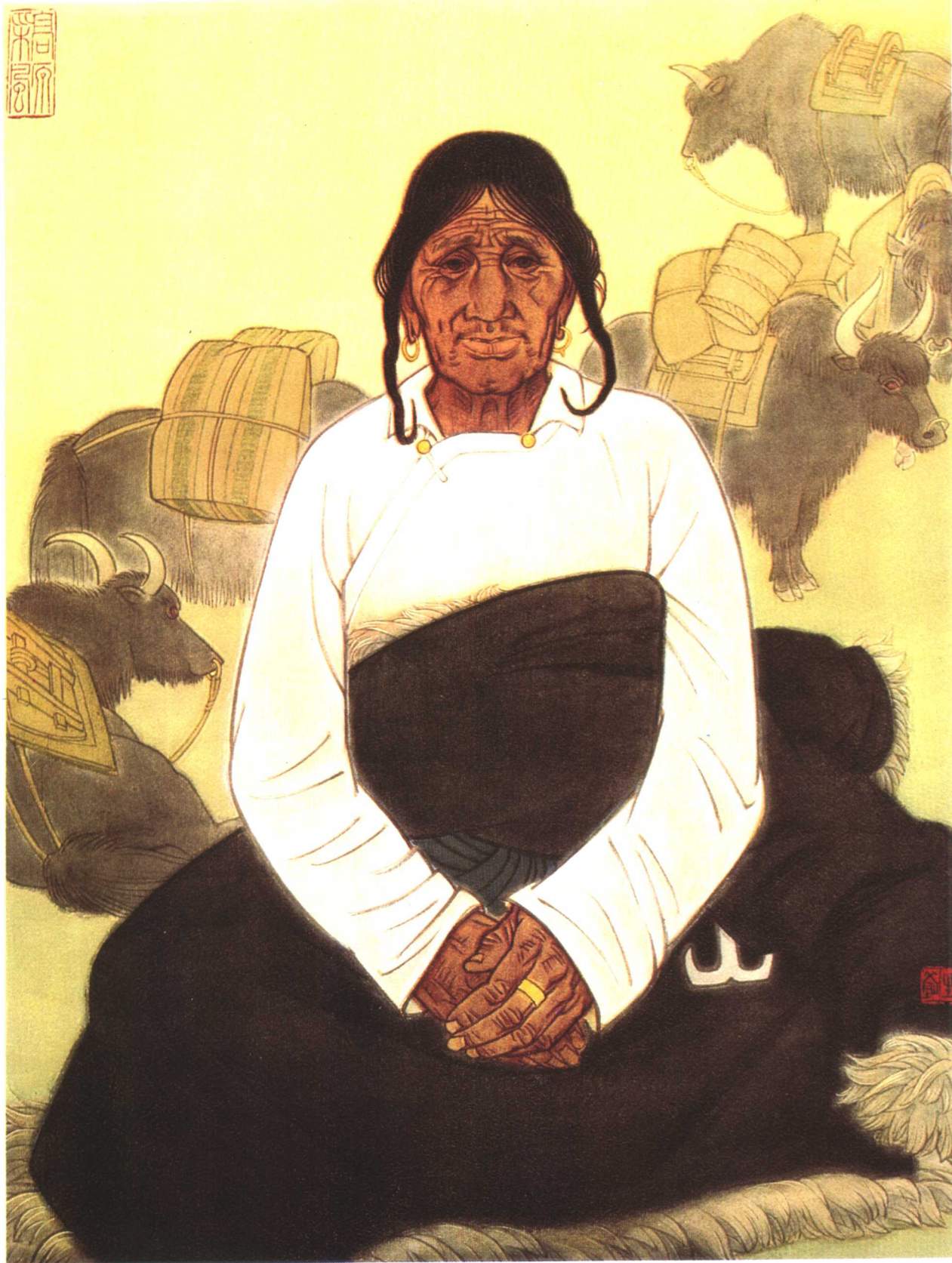


戏曲人物

拟僧尼會劇照

一九八二年秋生岳畫





草原母亲



维吾尔花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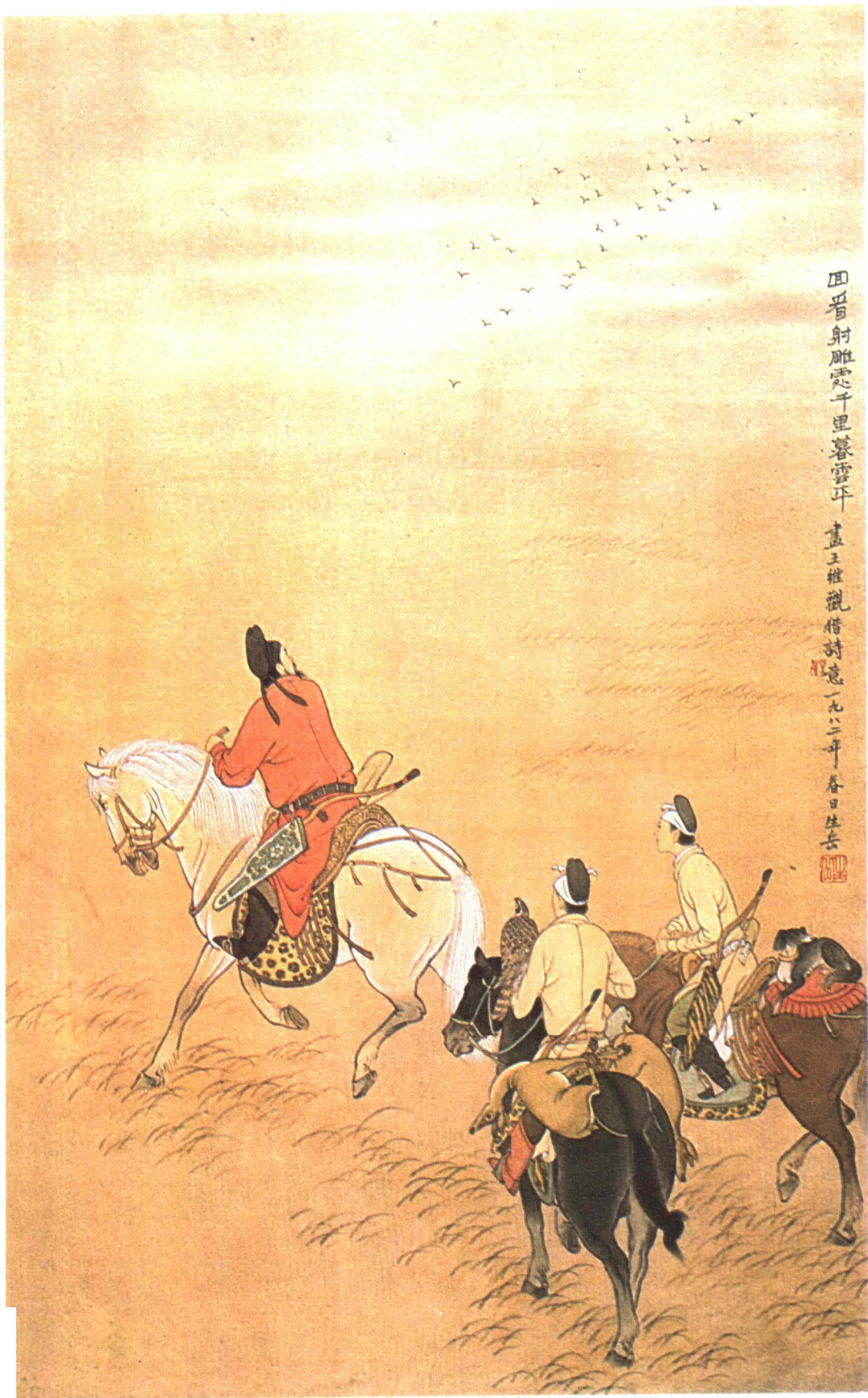


黄蔷薇



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

畫王維觀獵詩意一九八二年春日生雲



王维诗意图

后 记

这个画辑中大部分作品都是一九七九年我带学生去吐鲁番和甘南一带实习回来后根据速写整理而成的。当时我有两个想法：

第一、我系工笔人物画教学历来都包括两个内容：一临摹古画，二课堂写生。这些课程无异是很必要的，但却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我考虑以后应该补充这样一个作业，即到生活中去收集素材，然后加工整理为工笔画。这不仅可以启发学生加强对捕捉人物气质神情和生活气息的注意（在课堂化妆的模特儿身上这点是很难做到的），也能避免在课堂写生中直接受客观对象的约束，使学生在作画中思想有一自由驰骋的余地，从而更好的发挥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根据艺术规律进行概括、取舍，避免无休止地追求繁枝细节，起到速写、专业和创作的纽带作用。这些作品就是为实践这样一个想法作尝试的。

第二、我感到自己过去画的工笔画比较陈旧，很想在这次习作中做到有所突破，那怕是迈出半步也好。但画成之后又感到惭愧，虽然从画面看来似乎有些须改变，但却也失去了一些不应失去的东西，与预想效果相差甚远。不过通过这次实践倒是取得了一些教训，加深了一些想法。

首先我感到在中国画继承和创新上解放后是作出了一定成绩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继承面太狭窄，往往只瞩目几家几派，或只偏重笔墨技法的继承，而对其他表现手段如造型、色彩等则缺乏应有的重视和研究。这样必然导致一叶障目，视野不广，不可能全面深入地探索和领会传统艺术的真谛，创造性也受到束缚，从而使我国画坛一度形成了国画只崇水墨写意，油画苏派一统天下的局面。祖国文化源远流长，名家辈出，他们以卓越的艺术成就载入史册；同时也有众多不知名的艺人匠工，用血汗创造了无比辉煌的业绩，如敦煌壁画、两汉石刻、殷周铜器、史前彩陶以及大量的民间绘画、工艺，这些举世瞩目的艺术珍品不仅能给我们以造型笔墨技巧的启示，同时也揭示了中华民族深沉博大、质朴、热烈、重风骨富内涵的精神力量与非凡的创造性，鼓舞我们开创一代之新。工笔人物画以工整谨严、色彩绚丽见长，但也易流于琐碎纤弱，轻浮甜俗。所以正需这种精神力量的支持与推进。

其次我感到要创新也应借鉴外来艺术的优秀技法和有益经验，历史证明民族之间文化交流常常是促进人类文明昌盛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汉唐艺术的灿烂，与开拓丝绸之路有关；日本明治维新，门户开放，促进了美术的勃兴；西欧近代画派的先驱者常常沉缅在东方艺术的情思之中。从新疆克孜尔千佛洞到敦煌莫高窟，以迄麦积山这一西方佛教艺术东渐过程中，可以看出我们伟大民族不仅勇于吸收外来东西，而且也善于把它们融化在自己的风格之中，正如黄河之水，汇集百流，浩浩荡荡奔入大海，亘古而常新。从工笔人物画来说，长期来由于受到文人画贬色彩、轻形似的影响，色彩和造型技法一直停滞不前，所以吸取西洋绘画的色彩和造型之长来充实自己是很必要的，再如对欧美近代美术（包括建

筑和工艺)所探索的积极成果,适当的借鉴也是必要的。只要我们恪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去粗取精的原则,立足于民族传统的基点,不生搬硬套,不因袭泥古,则借鉴愈宽愈好,视野越广越好。只有博采众长,才能更好地达到出新和百花齐放的目的。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须扎根于人民生活之中。古画的一套艺术程式是在古人的生活基础上形成的,西洋画的艺术风格也是在西方土壤上形成的,离开生活必然会脱离时代和人民的要求,只能从形式到形式,不可能搞出有思想内涵、有时代精神和民族气派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来。

前一时期看到《艺苑掇英》登载的《韩熙载夜宴图》唐寅临本,很有感触,这张画无论在格局、意境、造型和笔墨色彩等方面都远逊于原作。唐寅是明代艺术宗匠尚且如此,其余更不足论了。此后,人物画除陈老莲等几个杰出的画家外更是日趋衰落,一蹶不振,新中国诞生才开始有了新的转机,但近十余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又开始进入停滞状态。最近看了几个国画院的画展,人物画很少,工笔人物画更是了了可数。工笔人物画具有悠久深厚的传统,为中国人民所喜爱,但是长期来由于文人士大夫的偏见,它得不到足够的重视,甚至在今天,这种偏见还影响、束缚着一些同志。所以恢复和发展这一画种确是当务之急,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四人帮粉碎以后在我的脑子里一直萦回着这个想法,但由于教学行政工作太忙,无法实践。近年来好不容易挤出时间搞了这些习作,终因时间少,缺乏深思熟虑以及自己修养不足等原因完成得不够理想,上面所述的一些流弊也在这些作品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拿出来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指正,假如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那更是我莫大的安慰了。

顾 生 岳

一九八一年冬

